尚書精義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精義

（七）

黃倫撰

尚書精義卷四十一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無垢曰天之所以壽中宗高宗祖甲者以有和平感格之德也何以明之有殷之君大越嗣天心以除虐耳除去虐民之事則民安矣滅威者除虐之謂也使人君有此和平感格之德非得賢臣輔弼其孰能治也惟厥涣乎又曰汝召公長念人主當有平格之德盡心以輔相之則天命堅固不至渙散其孰能治也惟厥涣然足以明我周家新造之天下矣夫人臣事君動欲上合天心其敢以私意雜其間乎此三代之臣所以爲純臣也

張氏曰武丁之類皆有商平格之君也伊尹甘盤之徒皆保乂有商之臣也平者言其德不偏也格者言其道之有至也惠足以補其君者保也才足以治其事者乂也天相平格之君與夫保乂有殷之臣皆降之以永年而不中絕其命故曰天壽

又曰亂我新造邦者所以治之而使不亂明我新造邦者所以明之而使不昏也

呂氏曰商家君臣之盛天之所壽者是至公極盡道理商家君臣至公無私既極其至所以壽之扶持輔相保乂有商前許多聖賢維持又到天壽平格保乂有商地位今嗣子紂不能到天便滅絕而加之以威以是知天命果然不易天難諶今命不在天只在召公永念與不永念便是天命固不固處若知

常能時時保護。則有固命。天命一從而固。其治煥然一新而顯明于我新造之邦。使億萬斯年而不墜。若不永年念。目下便以爲安時。豈不知必到覆亡地位。蓋天命之固不固。只在召公之念永不永。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無垢曰。東坡曰。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而集大命也。蓋天勸文王修德久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純亦不已。文王不已處。卽天勸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天重勸武王之德也。以其有德。故集大命于厥躬。而身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也。有夏中國也。中國遭紂之亂。其敗壞不修。乖離不和也久矣。文王于此時。獨能修其敗壞。和其乖離。此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言文王修和有夏。亦惟此五人之力耳。孔安國謂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夭名。又曰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文王有此五人。亦猶成湯、太甲之有伊尹。太戊祖乙高宗之有伊陟、巫賢、甘盤也。是則成王左右。其可一日無周召乎。然而不及太公者。以太公主兵事。非文王本心也。

呂氏曰。周公前此。說商家聖賢之君六七作。所以致如此功業者。皆賴輔相之人。此又舉迫切本家事。說與他。蓋古人相訓告。自遠及近。其情漸至。其語漸切。故前面說商家。後面說本家事。所以使召公聽

之切也。割、裁正之意。申、申重之意。勸、勸相之意。當時天佑周家一節。委曲裁成輔相如此。故我寧王所以至于動無過則。皆是上帝裁割申重勸相。委曲之至如此。見得武王天人無間處。所以庶幾能集天下之大命于其身。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無垢曰。此言修和有夏。文王全賴此五人也。使文王無此五人。往來中外。道此彝常之教于下民。則文王無從有德意降于國人矣。其敗壞乖離。何時而已哉。以文王之聖。尚不可無人爲之助。況于成王。乃能獨爲之。而周召不在朝廷乎。蓋周召天下善類之宗也。周召去則善類去。善類去。其誰與共治天下乎。

又曰。純佑卽前天惟純佑命之意。秉德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之意。其詳已前陳于商家矣。故此以亦惟一語該之。使召公自會也。夫五人昭文王之德意。使文王之德行。顯然著見。覆冒四士。下合民心。民心卽天帝也。故聞于上帝。而文王受此殷家之天下。然則文王有此五人。故得有天命。成王無周召在朝廷。天意未可知也。周公深知天意所在。故爲召公別白而言也。

張氏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常逸。任事者常勞。彝教雖出于文王。往來而迪之。使其德降于國人者。實賴五臣而已。故周公又以謂若無此五人奔走往來。以爲文王之助。則文王雖有彝教。其誰迪之。此文王所以蔑有德而降于國人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無垢曰此四人後與武王大舉天威皆劉厥敵謂誅紂伐奄之類也言四人暨武王豈以四人主伐紂之謀與惟尹躬暨湯之意同乎四人在文王時修和有夏在武王時咸劉厥敵爲將爲相無不可者其亦天下之英傑矣　又曰此四人所以劉厥敵者去惡除害而昭布武王之德意覆冒天下也天下盡被武王之德故無小無大盡稱頌武王之德而無異辭四人之功爲如何哉嗚呼朝廷不可闕人如此。

周公與召公豈忍以脫去爲高而使文武之德不克終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若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無垢曰今我觀朝廷之勢如游大川中向非我與公左右協力輔贊成王以濟此艱難成王在位如未即政天下安平時則我與召公無大責矣其自任如此可見周公之忠聖夫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輔弼成王疑若無難事矣而有大川之喻者何也蓋天下之事以易自處則百事皆忽而禍起于談笑以難自處則思患豫防而功可成于不日。

又曰周公之意必欲輔成王如商家諸人之格于皇天上帝使成王有不勉不及之心則周召當左右檢束收斂之使必如商家諸賢君可也儻老成有德如召公者以引去爲高不降意以輔成成王以續文武之業雖前有鳳鳴岐山之瑞我且不得與聞矣況能格于皇天上帝乎。

張氏曰易以涉大川喻濟大難高宗之命傅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然則游大川者非得臣以爲之助則莫之或濟矣周公自謂予小子旦當周家艱難之事若游大川然故自今已往暨汝君奭其濟小子助成王是也若游大川者必其于濟然後可以無沈溺之患今我暨汝同心協力以濟成王同成王未在位之時庶幾乎可以無大責也且成王未在位未有所知以得周公召公爲之左右爲之訓導遂至于奄有天下而承文武莫大之基緒今既在位矣復遭周家之大難而成王有所不堪而二公濟之同未在位之時則其所以輔于成王者終始之道盡矣此大臣之節可以無大責也

呂氏曰周公說文王武王得天之佑又得許多人方能濟王業今盡付于小子旦如何獨自做得且如文武之時比至如涉大川一般正要召公同濟此大險周公說前時如此今日卻似自教我一人擔當此大事一人划船如何則得過岸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無垢曰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恤得人則爲無窮之休美非其人則有無窮之艱難矣召公祝此其可不留在朝廷乎以此知周公之留未嘗有一毫爲人謀也爲天下國家而已矣又曰周公以謂爲召公計當謀以寬裕爲心以寬裕爲心而不以引去爲高則周公之心以寬裕矣豈特周公寬裕賢者舉動必爲世法事君以寬裕爲心期以歲月致君于堯舜之上不當急迫以引去爲高則後世之爲人臣者皆顯然知寬裕爲臣子之道也使召公以引去爲高則後人皆迷于事君之義矣

張氏曰。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則我之周家受命。可謂有無疆之休矣。然而不欽厥德。則早墜厥命。不常厥德。則九有以亡。故曰。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告召公。使之長慮卻顧。當謀所以裕我者。使我綽綽然而有裕也。召公之所以謀裕周公者。豈有他哉。蓋亦啓迪成王。而引之以當道。使之不（案原本以下缺）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無垢曰。偶左右之義也。亶誠信也。蓋誠信則能行天命。不信不誠。此鬼蜮中人也。其何以行天命乎。明勉謂昭然見左右成王之道。不可不勉也。無窮以憂其何以堪承之。欲大承無窮之憂而不失其道者。止法文王之德而已。文王之德何德也。卽任賢圖治之德也。君德在任賢。今周召皆去成王何以爲君乎。武王顧命如此。召公其可不念諸。

張氏曰。陽奇而陰偶。偶者二之謂也。婦者夫之偶也。臣者君之偶也。臣雖爲君之偶。當明勖其所以偶王之道也。明所以偶王之道。而不至于昏昧。勖所以偶王之道。而不至于怠棄。明勖偶王之道。在亶乘茲大命而已。蓋有德者。必爲天之所命。能爲文王之德。以不承無疆之恤。則天命故可以永保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魄。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無垢曰。允、信也。周公所信者。朝廷有人則治。無人則亂。遠觀商室。近觀文武。莫不若是。則今所告召公者。無非周公所信者。非道聽塗說之比也。然而周公如此。豈非大賢乎。曰。不然也。世已衰矣。事亦急矣。

周公儻如召公之去朝廷。則存亡未可知也。故上稱君言我之所告。無非我之所深信者。今稱保稱魯。又言汝當克敬我之所言。夫何故以我親見殷紂之喪亡大亂。及念我周家。徂天威以伐紂。以紂不道。朝廷無賢者也。故召公不可不敬我言。而輕去國也。

張氏曰。否者。泰之反也。否之時。陽消而陰長。大往而小來。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然則殷喪大否。在召公不可不襄周公而監之也。以殷喪大否之如此。故今我天威。不可不念之也。予不允。則是在我者。不能克敬也。不能克敬。則喪亡無日。故亦如此告之所言喪大否也。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

無垢曰。召公言曰。成王業誠在吾二人。然而文武以積德天之休美。雜沓而至。顧我與周公。其何以當之。則召公之憂畏小心。亦可見矣。予觀周公之心。一以天下國家爲重。而召公之心。以鎮守名節爲重。二人之在朝廷。周公經綸造化。召公彌縫贊襄。天下安得不治。人主安得有過乎。無周公則幾務不理。無召公則過惡必滋。

張氏曰。在己者。能欽德。則內足以盡己。在人者。能明俊民而讓之。則外足以得人。明俊民則無蔽賢之實。在讓則有不爭之德。人臣之善。無大於此。後人所以于汝而大之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

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案此條經解水樂大典原缺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無垢曰民之爲德多銳于始而怠于終以言召公初輔成王盡心朝廷幾銳于始矣成王雖卽政文武之業未廣乃欲潔身求去是幾于不能終也惟當與周公盡心以輔成王使爲周家賢君則可以逃責矣儻如以去爲高是不善其終也

張氏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常人之情也祇若茲往敬用治所以克謹厥終而已能謹厥終者將以成民之德故也雖然愼始非難而愼終爲尤難周公之告召公使之相成王以克成厥終故其言有及于此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無垢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取天下而自爲之當時卿士庶人不疑其有篡君之心周公以叔父之親信人之德輔成王于黼扆三叔皆其兄弟也而反流言以惑成王豈周公之德不及伊尹哉蓋風俗寖薄無夏商忠厚敦朴之氣也蔡仲克庸祇德豈周禮所謂中和祇庸孝友六德歟蔡仲有是二德矣故

周公舉而用之。儻使周公疑忌羣叔。而幷及其子。是周公亦可疑矣。周公不疑羣叔。而羣叔流言。是管叔自取其誅。蔡叔自取其囚。霍叔自取其降。非周公有意也。三叔既自取其罪。而周公舉用其子。觀其至誠不疑之心。其肯無罪而誅囚兄弟乎。則三叔之罪。又可見矣。

東坡曰。蔡叔之罪。至是已赦之。故言既沒。又謂蔡仲之命。必于叔卒之後。

林氏曰。天下之道二。仁義而已。仁者所以愛。親親爲先。義者所以制。尊尊爲尚。聖人之心。未嘗不欲兩存。不幸時有以害吾之仁義。吾則舍其一。存其一。既存其一。則事之大者必舉。而小者有所不恤也。非不足恤也。事不能以兼全。在聖人亦不可得而恤也。聖人之心。惟示以公。事一定而天下無可疑者矣。夫武王老而成王未生。管叔已有繼武王之心。奈何迫于周公之聖。而陰懷不平之心。迨成王嗣位尙幼。而周公代之。是以向日不平之心。倡爲流言不已。又縱之以叛。則商民之亂愈熾。天下之惑愈甚。周室未能保其有國也。故周公去親親之仁。而存尊尊之義。不忍舍尊尊之義。而自顧其小節也。寧在己有自愧之德。而措天下之安。寧不忍使王室之危。而爲天下之害也。此所謂不幸不獲于兩全。捨其小而存其大者矣。又曰。周公相武王而定天下。武王疾而作代死之書。相成王而致太平。成王壯而有復辟之請。此爲己乎。爲天下乎。蔡叔叛而囚之。其子仲賢而復封之。此爲己乎。其心不在于一己。而在天下也必矣。

張氏曰。德出于所性。庸之祇之。在人而已。克庸德。則能常厥德者也。克祇德。則能欽厥德者也。以其克

庸祇德。此周公所以用之爲卿士。蓋位以德序故也。

呂氏曰。象之于舜。使之完廩。使之浚井。其所以殺舜者亦多。而舜終不殺象者。蓋象之害舜。止于舜之一身。故舜不以一身而殺兄弟。至于周公。乃天下準的。三叔動搖周公。是動搖周之社稷。管叔罪尤重。故不得不殺之。蔡叔霍叔之罪輕。故不得不囚之降之。囚蔡叔以車七乘。所以使其徒衆之少。教他自反自怨自艾。降霍叔祇待三年。將還其舊封。大抵周公分付處蔡叔于郭鄰之地。蓋嘗日日望蔡叔于三年間。柰何終身不改。而周公許多恩意。無所分付。幸而其子能用敬德。則周公之心自少尉。故命之以爲卿士。如鯀之爲惡。舜殛之禹乃嗣興。抑彼取此。父罪子賢而任用之矣。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無垢曰。文武之德。爲世標準。爲子孫者。豈可不率乎。蔡仲能改父之行。率祖宗之德。此資質之美者。周公所以命諸王而復封之也。又曰。蔡仲能率德改行。質固美矣。復戒之以敬者。以蔡仲年尙少。執德未堅。恐其自滿也。譬之張弓矢未及鏃而發之。則所及不遠矣。故戒之以敬。使之進而不已。諺曰。百尺竿頭。更須進步。此言雖質。其理有可取者。孔氏曰。率德者。率文武之德。改行者。改父之行。

呂氏曰。周公以成王之命。告蔡仲。爾得侯于東土。緣爾能克用敬德。汝旣往就乃封。不可不敬此德。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無垢曰。蔡叔之惡。在于不忠不孝。欲蓋其愆者無他。忠孝而已。此周公庶幾蔡仲蓋其父之愆也。忠則

不欺其君。孝則能事其親。夫能以忠孝事君親。則無不可矣。又曰。蔡仲生羣叔之間。而能脫身自立于善。曰克勤于祇庸之德。而無怠惰之心。其質美矣。此其所以能垂憲于後歟。

林氏曰。無以慰君親之心。則無以盡躬行之實。無以盡躬行之實。則無以爲後人之法。此古聖人所以命人臣而形告戒之辭者。非有他也。忠孝必貴于兩全。是以副君親而無愧。蹤迹必羣其可驗。是以善躬行而無忽。然後上焉可以顯其親。雖前人之有過。得以掩而蓋之也。下焉可以貽其法。在後世之子孫。得以視而式之也。又曰。蔡叔協商人以叛。則不忠莫甚焉。棄文王而黨武庚。則不孝莫甚焉。

張氏曰。夫蔡叔之過。以君臣言之。則爲不忠。以親親言之。則爲不孝。然則前人之愆。在于不忠不孝。爲之子孫者。將欲立身揚名。以掩其父之過惡。故在于忠孝而已。又曰。有可述之道者。則其子不得不述。有可繼之迹者。則其子不可不繼。蔡叔之不忠不孝。非所可述也。非所可繼也。然則爲之子者。故當遹迹自身。克勤則外不惰於事。無怠則內不懈於心。能遹迹自身。克勤無怠。則道可傳于後世。

呂氏曰。周公視兄弟爲一體。見得蔡叔得罪于天下。周公常若身犯之。日日愧悚。無簡道理。遏絕遮蔽得。幸而得仲改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蓋得蔡叔之愆。故告蔡仲。爾如今庶幾可以蓋得前人之愆。須當盡其忠與孝。永遠其蹤迹。自其身始。克勤無怠。使步武可觀。以垂法於後。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無垢曰。率乃祖之彝訓。卽率德也。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卽改行也。

林氏曰。人子之心。惟欲法父母之所行。所爲者也。然繼其父之可法者。人子之幸也。繼其父之有過者。人子之不幸也。人子于此。宜如何邪。其父不善而其祖善。遵其祖常行之道。而蓋其父不善之愆。則向之所不幸者。乃所以爲深大幸也。

臨川曰。命公義之大者也。諱私恩之小者也。私恩之小。不可以廢公義之大。且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得以改也。而況于人臣乎。夫惟如此。故人莫敢于私恩廢公義。爲善者知有所恃。爲惡者知有所懼。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

呂氏曰。當時三叔如此。殷民傷動已多了。周公如此。又怕有一人如此來犯天命。以傷骨肉之親。故謂幸而有文王之訓可學。不可如前人之違王命。何者。一人違王命尚不可。而今三叔皆如此。此外又豈可添人。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無垢曰。所謂天者。不必他求。在我而已。我無失德。則心逸日休。是天輔我。儻惟失德。則心勞日拙。是天絕之矣。天豈有親疏哉。惟德之輔耳。惠之所在。民心之所在也。無惠則民心去矣。民亦豈有常心哉。此雖成王命蔡仲實周公之言也。又曰。孟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所謂善者。果何物哉。天理常明。無一毫之私欲。其遇事而見。或謂之仁義禮智。或謂之誠。或謂之浩然之氣。名雖不同。其爲善則一而已。蓋發于惻隱則爲仁。發于羞惡則爲義。發于辭遜者爲禮。發于是非則爲智。事親則爲

孝事君則爲忠治民則爲惠善雖不同皆足以致治儻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事親則不孝事君則不忠治民則無惠或溺于聲色或溺于貨利惡雖不同皆足以致亂可不愼歟

林氏曰善惡非止于一端而治亂無過于兩塗勤于爲善非必以我之善如彼之善而後可以成其治凡舉措而得其善者無有不入于治也勤于爲惡非必以我之惡如彼之惡而後乃至于亂凡舉措陷于惡者無有不入于亂也善惡雖殊而治亂則一爲諸侯者豈可忽哉

張氏曰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則天故無私親也所輔者德而已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則民故無常懷也所懷者惠而已詩曰皇天親有德則德爲天所輔可知矣經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惠爲民所懷可知矣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天下所可欲之事雖不同也要其所同歸則歸于治而已天下所可惡之事雖不同也要其所同歸則歸于亂而已爲諸侯者上必欲爲天所輔下必欲爲民所懷爲善之效既如彼爲惡之應又如此則蔡仲者豈可不戒之哉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無垢曰孔子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召公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終之難也齊桓其初任用賢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驕色叛者九國唐太宗勤勞憂畏身致太平末年寖弛于嫡庶之分不明至欲引佩刀自刺唐明皇卽位之初勵精求治末年惑于李林甫播遷西蜀唐憲宗卽位之初亦慨然圖治淮西旣平志意驕惰服方士之藥以至忿躁爲宦官

所弒此數君者其初非不美也而執志不堅中道而廢以至困窮信乎終之之難也此周公之戒所以反覆于終之之說歟豈以感激者多銳于初而怠于終乎蔡仲自己發憤爲善欲蓋前人之愆誠恐爲日滋久怠心乘之則終歸于殆而已其可不戒邪

林氏曰有國者莫難于爲可繼之道何則人之立事無不銳于始而勸于初至其中而稍怠則漫而不振蓋不思其可繼之道故其末必至于斯也惟能盡戒愼于其始而又思其所以爲可繼之道則自初及終行之不倦用之有常其效又豈止于旦暮之暫而不可延于歲月之久哉苟惟圖于始而不圖于終是雖有一時之功而非所以爲善後之計其入于困窮之害也必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無垢曰在己則當盡其職事在四鄰則當致其輯睦在王室則當屛蕃在同姓則當協和故戒之懋攸績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其事之多如此可謂難矣惟知其難然後能戒愼則必有以處之懋乃攸績者謂事事當有成功也睦乃四鄰以蕃王室者謂有叛者則率諸侯以伐之也以和兄弟者謂同姓之國有未睦者爲睦之也然聰明才智則能事事有功曲盡人情則能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矣要非戒謹不能也

史氏曰懋勉所立之功則德近乎忠親睦所交之鄰國則德近乎厚列五等之封環千里之寄孜孜爲是者豈有他哉亦曰尊親而已以蕃王室則至尊者無憂以和兄弟則至親者有賴尊尊而親親則所

謂諸侯之績者無過于此矣。

張氏曰。積功之成謂之績。則績者非一朝一夕之所積。不能懋之。則或至幾成而廢者有矣。則績不可不懋也。能懋乃攸績。則國治矣。然後其于四鄰。又不可不與之睦也。小大相比。內外相維。聘問以時。往來以禮。此所以睦四鄰之道。在我者能懋乃攸績。在外者乃能睦四鄰。然後可以同力協德。以爲中國之扞蔽。而中國賴之以安矣。故繼之以蕃王室。蓋王室以諸侯爲蕃。爲諸侯而不能懋乃攸績。睦乃四鄰。則中國無所恃賴。而其蕃缺矣。睦乃四鄰。則睦之而已。至于和兄弟。則又相與爲兄弟。而無或乖戾者也。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無垢曰。康濟小民無他。以我之情。自度之足矣。我欲安逸。天下豈可使之勞。我欲飽煖。天下豈可使之飢寒。如是則能康濟之矣。率自中。謂取度于我中心也。一決于我中懷。又恐其任聰明。以亂先王之典法也。故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先王以公道治天下。不以私意違人情。故爲典法。以遺後人。儻任私意。則亂其法矣。大率聰明絕人者。好興事功。而易憲度。蓋恃其聰明。以爲前無古人。後無作者。此周公所以戒也。

東坡曰。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于視聽之不審耳。故患常在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

而事無不中矣。

林氏曰。不循中道之行。則矜恃之心易起。則未免有蔑古之失。不致視聽之審。則一偏之言易入。則未免有敗常之慮。何則。中道不可不循也。惟中道則內有所守而外無所恃。聰明雖自我有。而未嘗有妄作之意。孰肯非古是今而亂先王之典章者乎。視聽不可不審也。惟審視聽。則公心益明而私意不奪。妄言雖欲惑我而未嘗有輕用之失。孰肯厭常棄故而更其常行之度者乎。爲諸侯者苟能盡心于此。則其稱職。足以慰天下之所望也。天子得不深嘉而褒揚之哉。

張氏曰。民勞而未息。必推吾仁以康之。民難之未釋。必推吾義以濟之。然而其身正不令而行。則康濟小民之道。又在乎率自中也。言其所循者中道也。自中者。言其所用者中道也。爲人上者能率自中。則天下之人。不期而中矣。

尚書精義卷四十二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無垢曰。成王即政。淮夷與奄又叛。此成王所以親征之。而踐奄也。踐非滅也。成王政篇。具載此意。王者之政。其仁如此。何以知之。下文云。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作將蒲姑。則知非滅其社稷。蓋使之密邇王室。以教之耳。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無垢曰。成王見淮夷與奄又叛。其意以謂商之諸侯尚多。其心不服者頗衆。故因凱旋而萬國畏威服義之際。作誥以開慰之也。

東萊曰。多士一篇。當時初遷頑民于洛之所作。多方是既遷于洛。其後淮夷背叛。當時叛不止商民。此成王所以歸自踐奄之後。徧告天下。作多方之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林氏曰。非商六七君之德。無以致斯民。雖異代而不忘。非武王周公之聖。無以懷斯民。使歸心而卽安。

甚哉武王取天下之易而周公安天下之難也非周公安天下之難蓋凡民之情當患難而急于安逸既安逸則思于舊主此勢之所自然也使非周公繼武王之德維持綏懷之有道則斯民未必不變而爲商矣夫何故自成湯至于帝乙恩澤之在人也深一旦困于辛紂之虐則欲求脫水火之厄爲甚急初不問其主之新與舊也及夫出水火而奠裀席則商六七君之德朝夕常在存想之間故武庚既叛而奄與淮夷又叛多方之篇非徒及于商之民而又及于四方之民是知當時雖曰歸周而其心未必盡服也周公安得不難哉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林氏曰順天之命則雖小而必興逆天之命則雖大而必廢商有天下而周得以大黜其命非有私意也在我者謀天之命而在彼者不能常欽承于祭祀而已惟周之所謀者在于順天之命則不欽于祭祀而逆天者周安敢不以天爲意而不黜之哉是命也爾四國多方所宜共知焉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無垢曰天人不遠我之心卽天心也我之心正則天之星辰無不循軌我心不正則災異百出矣故君有仁德則歲星循軌有義德則太白循軌有禮則熒惑不失其度有智則辰星不失其度有信則填星不失其度苟爲不然則皆變爲妖星矣蓋天之星辰必因人事人有是事則天必有是象故經星之外

有所謂牢獄、郎官、瓠瓜者。皆應人事而爲之也。何以知之。昔漢光武與嚴光同寢。以足加于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侵帝座。以是知天人不相遠。災祥皆在人君也。惟帝降格。以桀不敬念社稷。以出災異。以警懼之也。又曰。人君遇災異。當罪己自責。則民心悅矣。民心悅則天意回矣。唐德宗窮兵黷武。致奉天之難。用陸贄之言。一爲罪己之詔。山東之民。讀之莫不感泣。何則。方其黷武之時。民雖忿怨。一旦罪己。必曰。吾君悔過矣。其心安得不悅乎。德宗危而復安。亡而復存。以其發憂民之言故也。又曰。帝之命不可以他求。在我而已。終日檢察。有一毫欺于心。則自怨自艾。終不自恕。直是無愧怍處。所謂帝也。如是圖帝之命。豈在黍盛豐潔牲牷肥腯哉。無愧怍于中可也。何謂民之麗。麗者著也。凡人念慮之起。不麗于善。必麗于惡。善者人心所同也。然必得君師啓導之。開民之善路。便知如是爲仁。如是爲義。如是爲禮。如是爲智可也。自非人君率先爲善。處心積慮。無一毫欺于心。又烏能開民之麗哉。桀不開于民之麗。非所以圖帝命也。蓋民可使覬德。不可使覬刑。道之以政。則免而無恥。道之以德。則有恥且格。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武王克商。未暇發一號。出一令。乃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使天下皆知賢之可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使天下知義之可慕。是皆所以開民之麗也。又豈以刑罰率民哉。

林氏曰。天之所爲。視民而已。有國者。不急于求天。而嘗急于求民。蓋以民之附不附。可以卜其天之從不從也。苟惟恃天之有命。而不恤乎民。欲以謀天命之長。豈不猶卻行而求及前人者乎。夏桀淫昏荒

亂。不明乎民之所附。而將圖帝之命。宜乎天之所不助。而降罪以聚于夏也。

張氏曰。天大而遠者也。故圖天之命。在于開民之麗。開民之麗。則帝之所佑者也。蓋民之麗者。麗乎上也。好惡取舍。惟上之從。爲人君者。故當啓迪之導達之。使之主于善而後已。今有夏之君。乃大淫昏。其所自爲者。且蔽塞而不通。安能開民之麗乎。

呂氏曰。大抵德之盛能動天。惡之盛亦動天。德之盛能動天。如所謂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是也。惟帝降格于夏。是惡之盛。亦能動天也。天既動威。警懼他。夏王方且大縱逸。略無憂民之言。只是昏迷。不知畏天之威。如此。天方警動他。他卻爲惡愈深。不特無至誠憂百姓之心。雖憂民之言亦忘了。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

無垢曰。承命旅衆也。桀既內亂。不自知己之有善。安能知天下之善。孟子見性善。俯視天下之人。無不與我同此善者。因以性善之說。爲天下倡。使人皆以聖賢爲歸。又曰。夫人內定。則外恭譬如形聲影響之符也。桀既內亂。所以不能大進于恭。而怠惰弛慢。無所不至矣。故放肆于民也。又曰。有夏之民。果何罪哉。因桀內亂。不識忠厚廉靖之士。故其所欽者。皆貪叨忿憯之人。貪叨者多刻剝。忿憯者多殘虐。以刻剝殘虐之人。在民之上。故食啖民之膏血而不恤也。

張氏曰。因甲于內亂者。崇亂有夏。則其亂者外也。外亂必自內始。故曰。因甲于內亂。甲于十干爲始。甲

于內亂者自桀而始也。

呂氏曰。桀方且大降威罰。崇長其亂于有夏。其亂日日增長。無時而已。然桀之所以崇長其惡于有夏者。其根本則始于內亂。何故。其先家道之不正。一箇昏縱。本根既潰。亂自此以出。無不亂。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無垢曰。桀甲于內亂。湯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桀不克靈承于旅。湯乃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桀罔不惟進之恭。湯乃改過不吝。桀剿割夏邑。湯乃克寬克仁。以天理論之。桀有必亡之理。湯有必興之理。其膺顯休命也宜哉。　又曰。天下豈無識義理之民哉。識義理。則內意誠而心正。外國治而天下平。然而惟聖人能享用義民之福。桀方欽叨憤之民。恭不明保享之士。豈能久長用義民而多享用賢之福哉。

又曰。伊尹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是民之所以享者。德而已。民之所享在德。人君保此。則天下享之矣。惟其恭敬不識義理之人。此所以大不能保享于民之道也。　又曰。桀既內亂。而所欽者叨憤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于民之士。君臣同惡。相與虐民。則凡百所爲。皆不明于道理之所在矣。天下萬事。皆有條理。桀之君臣。一切不曉。惟知虐民。不亡何待。

林氏曰。天以天下而命之人君。非直與之享無敵之貴。無倫之富。以爲一身之榮也。必使之助天以治民而已。故必治乎民。而得民之心者。天必命之。不能治乎民。而失民之心者。天必絕之。有夏殄滅而不

爲天畀佑。如此之大者。非天私惡乎夏。而欲滅之也。夏桀之世。非獨其君之虐。其臣亦虐也。呂氏曰。大抵聖人立言。本末完備。既說民至公纔無道。便非夏之民。又卻說民之心。本自長要夏享國。夏自不能從民願。聖人立言。都不著一邊。既說民心。又說君民係屬處。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無垢曰。治亂之道。不在乎他。在能用君子。與不能用君子而已。能用君子則治。不能用君子則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以此知爲人君者。初無難事。能用君子。則內可以正心誠意。外可以安國保民。而王道成矣。桀不用多方義民。所欽者叨憯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民之士。則其任用者。皆小人耳。烏能享用賢之福哉。湯之興。非有奇謀祕術也。又非借才于異代也。能用多方義民。以有天下耳。又曰。人君之心術。不可不正。則言脫于口。行出于身。四方萬里。翕然響應。烏可不謹乎。吾一謹其所麗。則民不期自勸矣。又曰。桀用刑而民怨。湯用刑而民勸。何哉。蓋其用刑則同。而其用刑之心則異。桀不克開民之麗。乃大降罰。此民所以怨也。湯既謹厥麗。民宜從之。乃不能從。則舍刑不足以齊之矣。然其刑之用也。使民罔不自知曰君仁如此。而吾乃不仁。君義如此。而吾乃不義。其罹刑罰也。是自取之耳。吾之不仁不義。致使吾君之不免而用刑耳。烏得而不勸哉。故曰厥民刑用勸也。此明德愼罰之意。又曰。明德者。卽所謂愼厥麗愼罰也。雖用刑而不敢易也。必省厥躬曰。吾之所麗。無失德乎。其不率者。乃可加之

以罰。然罰未可遽用。及其果有罪也。又將三令五申。待其不改。而後刑之。此民之所以勸也。以其要囚殄戮多罪。若不可以爲勸矣。然其罰于刑罰者。亦必自省曰。吾君之明德如此。而愼罰又如是。必我有以取之也。雖有頑獷之心。亦不能不勸矣。

張氏曰。要囚殄戮多罪。而克用勸者。要囚殄滅。所以罰惡。罰惡則惡者畏。而姦心息。此所以亦能勸而爲善也。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開釋無辜。所以宥善。宥善則善者畏。而良心生。此所以亦能勸而爲善也。乃勸者。自然而勸也。用勸者。使然而勸也。亦克用勸。其爲勸也。勉強而已。

呂氏曰。湯所罹者。一出于正。以此勸民。天下皆將取法乎湯。無不勸矣。故君是源。民是流。君是表。民是影。源清則流清。表正則影正。自然之理也。君所罹者。自處既正。以勸民。而民必法儆之。無不翕然而勸。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無垢曰。庸。用也。釋。棄也。言非天棄夏也。夏自棄耳。非天棄商也。商自棄耳。何則。天卽是我。我卽是天。凡我所念所爲。無不合于道。則日日有天命。一念儻不當道。卽天所棄也。故仰察璿璣之運。足以知王政之治亂。亦足以見天心之予奪。又曰。桀之圖政。不能集于享。是民弗歸往也。民之心卽天之心。民弗歸往。此天所以降時喪也。天既喪夏。則必求能集于亨者。湯得所以集于享之道。故能間有夏而受命。湯亦起于諸侯。故言有邦。又曰。桀之所以不集享者。以逸而已。湯之所以能間有夏而受命。以知集

享也。以知正身之道也。爾之後王。其逸又甚于桀。其步驟馳騁。旁徨周浹。無非逸樂不義之事。所謂紂罪浮于桀者此也。又曰。蠲者潔也。烝者進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既正矣。則施爲綱紀。發爲標準。垂衣拱手。足正天下矣。不能蠲潔其身。以進于善。則是身之不正也。烏能圖厥政乎。紂爲不善如此。必至于亡國敗家而後已。此天所以降時喪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無垢曰。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之遠。而其作聖作狂。乃不出乎一念之頃。何其易哉。蓋念者覺也。人本白聖。所以不克由聖者。念慮之起。苦于不覺。方其不覺之時。聖則是狂。覺則是聖。而非狂矣。此克念所以作聖也。夫狂聖之分。止在一時之頃。則紂之喪宜無日矣。而天之待紂。猶周旋于五年之間。嘗其悔禍。此何謂哉。蓋有商之興。賢聖之君作者六七。天下歸商久矣。天下之心眷眷于商。天其忍遽絕之乎。此所以待之如此之緩也。而紂于五年之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出悔痛之言。一無可念。一無可聽者。蓋我能念天。天亦念我。我能聽天。天亦聽我。故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既知紂終不悔過。則又求爾多方之能顧天者。故動以威。想當其時。災異百出。不特警戒商紂。又求之爾多方之君。能開悟顧天者。而乃無一克堪。獨惟我周王。能以善道承民。民斯歸之矣。天之聰明。自民聰明。民既歸之。天命將焉之

乎。又曰。我有德則能用德。故好色則色至。好貨則貨至。好劍則劍士至。皆我先有以召之也。克堪用德。則周王先有是德。故能用有德之人耳。典者主也。有德之人。宜爲神天所主。今乃反主神天何邪。蓋君卽天耳。非其人日月薄蝕。星辰失度。神靈不能得安其所。惟克堪用德之君。所爲所行。莫非天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上下交泰。宇宙肅清。皆其心術所致。此易所謂天下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則知元后者。眞神天所賴以爲主也。又曰。天卽是我。我得此理。知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如是而爲禮。如是而爲智。則此一言一舉足。無非仁義禮智之善。其心豈不泮奐優游。泰然其心逸日休乎。所謂休者。非自外來。吾心安處耳。周王所以大受商命。而正爾多方也。

張氏曰。惟聖罔念作狂者。所謂舍則亡是也。惟狂克念作聖者。所謂操則存是也。莫非聖也。固天縱之將聖。聖之出乎自然者也。思曰睿。睿作聖。聖之出乎修爲者也。然則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非修爲而然乎。然則紂之無道。而至于滅亡者。以其有聖之道。而罔念故也。

呂氏曰。聖狂本無定名。亦無限隔。聖之與狂。只在念與不念。須知其本無定名。聖豈有定名。纔罔念便是狂。狂豈有定名。纔克念便是聖。周公言此兩句。蓋謂紂之爲惡。固已入于狂矣。紂若能一念安知紂之不爲聖。又曰。武王能善承于衆。夏商之所以亡。只是弗克靈承于旅。周之所以興。只是能靈承于旅。以此知民爲貴。社稷次之。克堪用德。言武王能堪用德。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無垢曰古人化人全在一身之正故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以成王之賢周公之忠聖如此宜不言而喻今紛紛如此不服者多方之罪也其不服而致我多誥者乃多方之罪非文武周公之罪也又曰夾輔也介其助也乂治也爾何不忱信寬裕夾輔我介助我致周王之治而享天命乎言乂我周王者多方不安則周王欲治不可得也其能享天命乎

呂氏曰大抵殷民初所變亂者只爲他不信天命不信周家之盛德只是有變舊之情不充而大之不去大規模上看所以如此故周公所以勸殷民信周家而又寬大其心爾

令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無垢曰居爾舊宅畋爾舊田與在商無異汝何不順王廣天之命乎天命在我乃爾不忱信不寬裕不夾不介不乂我則不能長久保爾宅畋而田而自狹隘天命爾若不順我我將誅汝汝其能居爾宅畋爾田乎曰享天命熙天命者天命已定止享熙未能何者多方不享成王亦不享多方不熙成王亦不熙多方未乂成王其能安乎今爾常在不靜處蹈行故紛亂不靜者皆由爾心之未愛無顧藉愛惜之意是爾大不安天命是爾大棄天命豈他人累爾哉

張氏曰宅爾宅者言不失其所居也畋爾田者言不失其所食也今爾多方之尙宅爾宅畋爾田則我

周于汝非故虐之也然爾不能惠王以熙天之命是汝之過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無垢曰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若三監淮夷商奄之類是也我諄諄告戒如此再三不從不用我降命我將大罰殛汝矣然則豈周欲擾民哉爾自召之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無垢曰責有方多士暨商多士與胥伯多正之在上者當率其下也想當時多士有從周者有不從周者從周者少不從周者多故雖有在上之人自能從周而異謀者衆上之人亦未能率其下率其家也故當時所以爲異謀必有爲之倡者也然亦有不由倡而自爲之者所謂自作不和者不由倡而自爲者也

呂氏曰周公告有方多士今爾奔走臣我已五年矣猶自未安寧先儒說遷殷民于成周五年無罪再使還舊土不見此意只是遷頑民必已得五年事何故既遷殷民于洛邑也自後淮夷奄叛成王既伐淮夷奄而歸到此已經涉得五年了監是長民之官也今爾奔走臣我已是五年今當安穩何故到而今爾也未安于我周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無垢曰夫凶德之人其才足以爲亂而其勢力又能使人不和爲之長者不當忌之當有以感化之耳其所以至于不恤者亦由上之人無以化之反忌之故也　又曰東坡謂服凶德者在于欽和蓋欽則不慢和則不暴夫人而遠暴慢之心則其温其和樂睟然見于聲容氣色之間彼凶德之人雖有悖傲作亂之心見如此亦必自爲之感化矣此率下之道也

臨川曰已能克享以和勤則何忌乎凶德凶德者君子忌之小人忌凶德而悔吉德

張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爾罔不克臬所以修身者也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所以齊家者也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所以治國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不能相與以睦則爾不可不和之也洪範曰汝弗能使有好于爾家時人斯其辜然則將克明爾邑則爾室不可不和之也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無垢曰昔者多士共爲凶德豈可使之在朝廷哉若其率化如此則我當開簡賢者使居王廷委任爾以事矣豈特委任以事當尊顯之使居大臣之列此告之以不終棄也

張氏曰天之所以畀汝者錫之以福也天之所以矜汝者閔之以仁也非特天畀矜爾我有周亦大介賚爾蓋人君之賞罰亦順乎天者也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所謂大介賚爾也大介爾如

所謂佑賢輔德是也。大賚爾。如所謂錫之山川土田是也。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聖人何恃于其間哉。所聽用者。惟德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案此條經解亦樂大典原缺。）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無逸曰此篇皆以商人不肯從周而作。而其所以稱天者。無慮二十。而稱帝者五。蓋欲使商人知周之所以受命者。非有意于取之也。天之所命。我周不能違也。夫以我周猶不能違天命。爾多士能厝播天命乎。又曰東坡以又曰爲他日甚善。夫使我致天之罰。皆由爾初不能欽和。以化凶德。使轉相率化。則其自取天威。非我咎之也。故曰則無我怨。夫桀無道。而湯受天命。紂無道。而周受天命。是或一道也。商湯受命之初。豈無夏之多士哉。而下不聞有一人違命。上不聞有告戒之辭。今周王于此。獨何爲辛苦丁寧。諄復誨諭之切邪。豈文武之劣于湯。而今之多士。非昔之多士邪。曰是不然。有商與夏。自不同也。夫夏自大禹揖遜而得天下。而啓繼之。至少康而中興。他無所聞焉。有商之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仁恩德澤。固結于民心者。爲已久。故以諄諄告戒。猶或不從。雖曰其頑可罪。然亦可以見戀主之意矣。呂氏曰。大抵殷民之失。其初已多。周公到者裏。乃說此。乃爾之初殷民。乃從三監而叛。成王既伐三監。而作新大邑東國洛。此亦是殷民之初。到此人情猶未定。烏有所謂初。論來殷民已屢失其初。周公卻

到者裏與他赦過宥罪．再與他起頭說．而今正是爾起頭爲善時節．爾若是後．更不能親睦王室．到得後來被罰．那時卻不可怨我．以此見周公之于民．尤惇篤懇切．

尚書精義卷四十三

周公作立政.

無垢曰.周公致政于成王.其法度紀綱.典章文物.皆已粲然備具.但欲成王.擇其人以立之耳.故周公作此一篇之書.所以戒者.無非任人之事.又曰.周公將告歸.以謂運動天下.非人不可.此篇之意.專以得人爲說.是說也.豈特爲成王說哉.爲天下萬世無窮之計也.嗚呼.有此天下而非其人使之共政.其喪亡也必矣.故歷陳夏、商以爲戒.

張氏曰.治國以立政爲先.立政以得人爲本.有國而無政者.如有舟航而無觴楫.有政而無人者.如有觴楫而無楫徒.然則莫非政也.凡正己而正物.發爲號令.爲紀綱.喜而慶賞.怒而刑威.皆所以爲政.非得人以輔佐之.則政不能以自立.然則立政之道.其大要在於得人.

呂氏曰.無逸、立政.皆周公以戒成王.兩篇實相表裏.無逸是人主治身之道.立政論人主治天下之道.合兩篇看.所謂合內外之道.治身綱領.在不敢荒寧.治天下綱領.在於用人.然就此兩篇看.何故無逸在先.立政在後.蓋君心先正.則游田觀逸.聲色靡麗.有所不能蠱.惟其本原澄澈.然後可以論爲治之道.所以先作無逸.而後作立政.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無垢曰。用咸戒者。不特周公戒也。周公率凡百執事。有官君子。無不盡戒。蓋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求之於先王之事。詢之於衆人之論。莫不皆然。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其所以咸戒者。果爲何事哉。曰在愼擇左右之臣而已。百官之長曰常伯。三公之官是也。任事之臣曰常任。六卿之官是也。準人者。上自三公。下自百僚。皆取以爲準。若今臺諫之官是也。掌衣曰綴衣。衛士曰虎賁。此五人尊卑貴賤雖不同。皆在王者之左右者也。王者以其一身。端拱於廟堂之上。朝夕親炙。無非左右之人。豈可非其人乎。又曰。有天下者。其要在於立政。立政之要。在於愼擇左右而已。周公之告成王。亦非自立其說也。自堯舜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蓋有所受之矣。故其後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然是道雖美。知之憂之者幾何人哉。故曰休茲。知恤鮮哉。

張氏曰。且夫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者。如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然則王左右近習之臣。雖微且衆矣。尤不可不戒之乎。又曰。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則古之聖人。未嘗不以得人爲恤也。周公將陳夏、商、得人之盛。而欲成王以此爲恤。故告之以此。

蕭氏曰。蓋人君之於臣也。或責能而不知勞。則徒休而已。或知其勞而不責其能。則徒恤而已。

呂氏曰任人、牧人、準人固是係天下之安危固當戒綴衣、虎賁只是侍衞僕從何故與任人、牧人、準人同一般說而都無輕重者是周公養成成王君德深厚處大抵外朝之人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尊嚴而不敢褻近惟侍衞僕從朝夕與他親比若得一箇正人動作起居陰化默移須到聖賢地位若有一箇讒諂面諛之人朝夕與他相處便到失德何故綴衣虎賁位最賤地最親所以不特是常任準人要得人而虎賁綴衣須要得人　又曰立政綱領全在任人任人綱領在近而朝夕與居者何故氣質之所以變性習之所以移都在朝夕與居者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

無垢曰此道雖美知恤者少惟有夏行是道故曰迪惟有夏此舉三代以告之也夏后天下所以大強者無他以能招賢以尊上帝耳尊上帝之道不在於玉帛粢盛牲牷器皿在於招賢而已何者招衆賢於朝廷王者與之同處一言一語一作一止至于法度綱紀典章文物無一不當於理此卽所謂尊上帝也　又曰人主善養其心者必親近君子疏退小人使左右前後無一非正人以養吾之誠則是事上帝也此招乎衆賢布滿左右所以爲尊上帝之道也

張氏曰繄和也夫惟衆賢之和則內可與正心修身外可以與之立政立事尊上帝之道莫大乎此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棻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無垢曰宅乃事卽常任也宅乃牧卽常伯也宅乃準卽準人也何謂宅曰使宅其位也必如此之人使居此之位乃安耳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故必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乃可居常伯之位必能分職率屬以倡九牧乃可居常任之位言行必能模範一世乃可居準人之位如此乃盡爲君之道耳蓋爲君之難莫難於任人也　又曰夏之謀面用不訓德與湯之用人惟己文武之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是或一道雖然知人之道堯以爲難今也斷以己意而用之誠不可易必也既視其所以又觀其所由又察其所安俟之以久反覆熟識然後用之而無疑此宅人之道也　又曰義民者知義之民也天地萬事皆自有義義卽理也或者以義爲斷是皆知義之一偏而不足以盡義知義者其孟子乎故其言曰義人之正路則凡可以行而當于理者斯可謂之義耳　又曰夫暴德之與義民正相反也何以言之知義者必不暴而暴德之人決非知義之士也請言其故知義之民其舉動也若迂而甚徑若緩而甚急若難行而可持久而暴德之人一切反是

張氏曰開其所未諭達其所未能所以迪之者也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所以知之者也與之以誠任之以信所以忱恂之者也以其信之之深故謂之忱以其信之之徧故謂之恂曰忱恂則其信之者篤矣　又曰有夏之君其所以有室大競而享國安榮者以三宅皆義民也桀承禹啓之後而不能爲往昔禹啓之事自取滅亡者以其三宅無義民故也

陳氏曰夏桀不能作效往古以任賢而所任者皆暴德之人安能有後

呂氏曰君倡臣和乃天地之大義若人主不知臣不能信君子賢者則養而深之不敢蹈未信而諫之戒何故坤道是不當先倡惟人主深知深信九德之行盡號召賢俊在位臣下承其休接續其美意乃敢告教厥后非君有以先倡則臣下亦不敢告教也

亦越成湯陟不違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無垢曰陟升也天下之理有黜斯有陟夏之時桀不愛民故天黜之而湯以興商之時紂不愛民故天黜之而武王以興湯武之興固未嘗有求于天而天亦未嘗有私于湯武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佑下民而作之君凡欲其仁斯民而已人君苟不能體天之意而以不仁加乎民則必有一仁者出矣由是一黜而一陟雖湯欲辟之有不可得者　又曰所謂三俊者常伯、常任、準人之中其傑然者也舜之時九官十二牧禹皐陶則其傑然者湯之時伊尹、萊朱、仲虺之徒爲輔弼而伊尹則其傑然者文王之時濟濟多士皆在位節儉正直而周公、太公召公則其傑然者人君既用三宅以爲股肱又得三俊以爲心膂則任人之道盡矣　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心體昭然照映萬象三宅三俊之心一皆見于其心故成湯用三有宅則果能辨三宅之任稱三有俊果能當三俊之實則人主於聲色貨利可不視之如毒藥如仇讎而務有以屏遠之乎後世人君或不能性之而有陷於聲色貨利者蓋亦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求所以反之之說乎如是克用三宅三俊無不可者　又曰夫天地有

自然之理。萬物有自然之義。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雜以私意。而順理之自然。故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豈人人示之。使其見德哉。蓋湯惟盡吾之心。以合一邑之心。故一邑之人。翕然稱其美。盡吾之心。以修濬度。施政教於四方。而四方之人。莫不拭目以觀盛德矣。

林氏曰。桀有暴德。天命不佑。湯有明德。上帝享之。夫普天之下。不可獨治。萬幾之繁。不能徧視。必在乎委任賢才。俾之在位。分職率屬。各當其能。夫然後四海之遠。盡在吾目中矣。蓋人君以心爲天下。則雖逸而有餘。以智御天下。則雖勞而不足。當與賢者共天位。食天祿。然後上當天之意。　又曰。嚴者敬之而不慢。式者濬之而不敢遺也。言成湯能用三宅三俊之人。是嚴是式。其在一邑。則利在一邑。其在天下。則利在天下。何施不可。何用不宜。蓋人君之用賢。出乎爾。反乎爾。用見于此。而利見于彼。功若至微。而效爲至大。昔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明皇臨軒以送姚崇。此嚴之之意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傅說之高宗。予惟克邁乃訓。此則式之之意也。一則至于建中于民。萬邦惟懷。一則至于四方之內。咸仰朕德是也。

嗚呼。其在受德昏。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張氏曰。羞刑暴德者。殘忍之人也。與之同於厥邦。則虐民而終至于失邦。庶習逸德者。怠忽之人也。與之同于厥政。則敗事而終至于失政。夫紂德既昏。而又支之而不已。此所以爲昏。惟其昏也。則其所與者。非其人。此其所以亡也。

陳氏曰。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者。虐民也。逸德之人。同厥政者。政事不立也。湯之三俊。至紂而紊亂矣。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林氏曰。商之時義大矣哉。言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養賢雖出于聖人之能。及究其功。課其效。則無非上順皇天之心。下及厥從之心也。雖然。人君使人。苟不知其心。而徒授之以位。任之以事。其不曠職者幾希。孟子曰。見而知之。然則見之者。或知有所不能盡也。文王惟得三宅三俊之心。所以能得民心。然後得天心。人心既說。天意自解。蓋天之聰明。自我民聰明。天之聽視。自我民聽視。然則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故夏之曾帝。湯之不釐。周之敬事。其揆一也。而周公所稱。各隨以異者。蓋互相發明也。

張氏曰。夫目之所見。心有所不知。見之者目也。知之者心也。見之者外也。知之者內也。則灼見又未至乎克知矣。于三宅言克知厥心。于三俊言灼見其心。此其別也。文武之能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則與共治者。皆俊乂之人。此所以相與有爲。以欽事上帝。欽事上帝。則上足以奉天者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無垢曰有德者必立政立政者不可不得人此古今之所共知也至于得人之要又在乎人君處心積慮之間惟周公一人知之耳夫人君處心積慮一或不出于正則在朝者皆小人朝多君子則政不期而自立朝多小人則政事日趨于荒亂矣此固不易之理也　又曰蓋天下之人嘗急于知人而苦于不自知曾不知不能自知而欲知人猶卻行而求前也能自知者未有知人不精者也文武之檢察其心無一毫之私以蔽其聰明視聽者蓋有素矣故周公之所稱特舉其知三有宅心見三有俊心則文武之德可知矣

呂氏曰古人爲治規畫不惟一時間公卿有其人求賢之心遂止且如湯固有許多人又須旁求俊乂惟如此治道之所以接續無窮到此周公又告成王立政時凡在位在職大小之人都一一留意擇人所以歷舉許多吉士大抵與六卿之人或大或小推舉許多人雖其才有大小德有淺深須都是吉人縱有一箇讒諂面諛之人存于其間便爲害正如萬頃良田有一粒稊稗便將延蔓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無垢曰夫文王司牧人皆有俊德司牧人有俊德則文王之德可見矣此天命所以歸之也夫天命之所歸必得于俊德之人以其間氣所鍾絕異于人天亦不能庸釋于我也唐虞之時所謂俊德者莫出于堯舜故天命必歸于堯舜夏商之時俊德莫出于禹湯故天命必歸于禹湯至周之時俊德宜莫出于文武天命將捨文武亦無所之矣夫以聖人之言故未嘗有所必也而記曰大德者必受命豈非知

此道乎。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無垢曰。百官皆有職事。惟人君無職事。百官各率其屬。修職事以奉一人。故人君獨無職事。然而朝廷之近。四方之遠。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必得其人。盡心以修職事。而無愚懦不肖雜乎其間也。此又人君之職事也。人君自有人君職事。故不兼百官之職事。其百官之職事。其大者有三。曰庶言。凡朝廷議論皆是也。曰庶獄。凡萬民訟獄皆是也。曰庶愼。凡天下幾事皆是也。三者之在天下。其來無窮。而一人之智慮有盡。以有盡之智慮。而應無窮之事。則雖竭一己之聰明。日昃不食。終夜不寢。孜孜以求其全。以之兼庶言則可也。庶獄誰與治之。以其兼庶獄則可也。庶愼誰與圖之。舉其一則違其二。得于此則失于彼。其終必至于天下之事。一切頹敗不振而後已。又孰若釋然捨去。而盡以委于百官之爲愈哉。此文王所以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而惟有司之牧夫。知有司牧夫之賢者。此乃人主之職事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無垢曰。夏禹以籲俊尊上帝。有室大競矣。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桀一用其暴德。不旋踵而敗之。商湯

以不釐上帝之耿命。克用三宅三俊。四方見德矣。傳之萬世不亂可也。紂一用羞刑暴德之人。與夫庶習逸德之人。不旋踵而又敗之。至于文武。以克知宅心。灼見俊心。乃能敬事上帝。以至左右前後。內外大小之臣。夷狄之長。小邦之尹。皆有俊德之人。此文武之政。巍巍煌煌。其業鞏固。不可搖動。所以並受此丕丕基者。自常人觀之。眞萬世不拔之基。其安若太山矣。自聖人觀之。如累卵之危。何哉。以夏商之盛如此。其敗亡曾不過一桀紂之昏暴。則失之。以文武基業。乃以成王沖人繼之。厥惟艱哉。此周公既言禹湯文武之興。又言桀紂之亡。又舉文武之事。以誨成王。蓋舉遠不若舉近。遠論夏商之事。不若近法吾乃祖父目覩而親見之。且欲使成王矍然儆懼。故先感歎以告之。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林氏曰。文德者治之本。威武者治之助。文德猶膏粱。威武猶藥石。養生非膏粱不可。伐病非藥石不可。夫當天下既富而益既治而成。太平歌於既醉。守成詠于鳧鷖。語其時則尚文之時也。論其德則尚文之德也。安敢誤于庶獄庶愼。惟正爲治。則文德不可忘也。苟不本其正。則當文而武。當仁而暴。則是不知正矣。安能爲政哉。

呂氏曰。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愼罰。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所以前既說庶獄庶愼。到此又說。大抵事最重處。只在獄。何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殺人。後世之所以亡。亦只是折獄不愼。惟是用獄之際。養得一人好生之德。自此發明。此方能盡得君德。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無垢曰。聖人立言。垂訓于天下。可傳于後者。非能以一己之訓爲訓。蓋以先王之訓爲訓也。然常人之取禮也。取于文獻。聖人之取禮也。取諸人心。取之人心。則不必盡則古昔稱先王可也。今乃必舉商人、文王、以爲訓者。蓋已試之效。人所易見。無稽之事。人所難明也。又曰。蓋世之觀人觀其事。而聖人之觀人也。觀其心。世人之觀人也。觀人之心。聖人之觀人心也。先觀吾之心。繹者、紬繹也。既能紬繹。則胸中明白。如是爲正。如是爲邪。如是爲聖賢之門戶。如是爲邪人之所爲。格物之道。無出于此。君子小人。一見決矣。夫吾心不能自紬繹。亦何以能知人哉。蓋吾心正。則聲容色理。與夫動靜語默。酬酢應對爲如此。吾心不正。則聲容色理。與夫動靜語默。酬酢應對爲如此。本吾心以求三宅之心。則邪正之明。何啻白黑之異。何哉。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古之人所以不下几席而坐照四方萬里之遠者。用此道也。使不能繹其心。而區區恃吾之志術以知人。往往人未必知。而在我者先亂矣。

臨川曰。克宅之謂能使之安職修業也。克由之、謂能于其道也。克繹之。謂能思繹其言也。不能修己以敬。則賢人去之。而小人在位耳。其能宅乎。不能修己以敬。則自恣以易人。其能由之繹之乎。

尚書精義卷四十四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無垢曰世之言立政者必曰作法考制立經陳紀爲一代不刊之典殊不知有治人無治法故人君能繹其心則能立政矣能立政則必不用憸人矣何以故知吾心旣正則所好者天下之善所惡者天下之惡所惡旣當則其視憸人如惡惡臭如見怪物聆其語言聲音若將浼我者矣故與圖事者皆天下之君子此立政之本也苟不先正其心則天下之善有逆己而惡之者矣天下之惡有順己而好之者矣顚倒錯亂無所執守而與憸人性合則其所用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所謂憸人者傾巧敏給之人詐足以飾非辨足以拒諫得其心則譽棄紂爲堯舜失其意則毀伯夷爲跖蹻其言可喜可愕聽之令人忘倦退而考察此言無一是者然人君或用之則是無他故是不知立政之道知立政之道決不用憸人矣

林氏曰國家無政則君子退而小人進是憸人得志憸人旣得志則不順其德而惟邪是行則天下無顯著之迹求其令聞譽者無有也自今而後立政任人安可以憸人自用其惟吉德斯能勸相我國家以隆此不拔之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張氏曰先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其刑罰在所不得已而用之故立政之篇其于庶獄尤在所諄諄也周公於此又告成王使之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先王建官不必盡賢必得賢者以爲之率此有司之牧夫又在所當慎而不可誤也

呂氏曰周公愛王室之深成王之幼所以至三兩遍說庶獄蓋人君有天下非不嗜殺人則做不得周公所以諄復言之都不覺得諄復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林氏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苟于政之不修德之不備而欲責人之不服是猶卻行而求前無藥而除病多見其不能爲也夫刑罰不可弛于國鞭笞不可亡于家惟能詰其戎以陟禹之迹則威之所加化之所被無遠不服無幽不屆四夷百蠻罔不率俾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然後可以對文王之大德成武王之丕業其功豈不大哉

晁無咎曰治至于可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于可以即戎而後爲功也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故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又曰蹻蹻王之造蓋方是成王初即政灋溢者未收泮奐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文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蹻蹻王之造蓋言成王寵受武王之成功而能蹻蹻然征伐四方以能成祖考之業于是成矣

張氏曰文王之德光于四方則其德之光可知矣周之大勳集于武王則其烈之大可知矣爲之子孫

者。能繼承嗣續。而粉澤藻飾之。則前人之功德。不至于泯滅矣。以觀文王之耿光者。言能昭文王之德光。使夫天下之目同見。以揚武王之大烈者。言能稱武王之大功。使其愈久而愈不墜。然則成王之所以持盈守成之道。在此而已。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無垢曰。暴德之人。與夫逸德之人。皆血氣爲之也。血氣之急者必暴。血氣之緩者必逸。暴者行其一切之政。必有淫刑濫罰。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謂之常人可乎。逸則萬事不理。機會之來。必將委而不治。謂之常人可乎。若夫常德之人。初未嘗暴也。理義所當急者。未嘗緩而失事。未嘗逸也。理義所當緩者。亦未嘗急而傷民。終始前後。不變其節。惟理義之所歸。誠得若人者而用之。政不足立矣。又曰。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求此常也。文王之罔攸兼乎庶言、庶獄、庶愼。亦求此常也。武王之率惟敉功。率惟此常也。周公所謂時則勿有間之者。勿間此常也。所謂克由繹之者。繹此常也。吾之德既常矣。則朝廷之上皆常德。朝廷之上皆常德。則發一號出一令。法度紀綱。賞罰刑政。典章文物。禮樂庶事。莫不井井乎其不可亂。秩秩乎其不可紊。其有暴橫之賦斂。以朘民之膏血乎。其有苛刻之刑政。以傷民之肌體乎。其有黷武窮兵。爭城拓地之舉。鬬民于鋒刃之下乎。使斯人尊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信之重之如四時。如金石。可殺可辱。而不可使之爲亂也。此常人見用之功也。

張氏曰。皐陶之戒舜。則曰彰厥有常。吉哉。伊尹之戒太甲。則曰常厥德。保厥位。然則立政用人之道。其

可以不用常人乎。故周公于立政時。申誥之以此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張氏曰。成王之時。能得人以立政。則教化爲已明。習俗爲已成。爲司寇之所慎用者。惟中罰而已。周官。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以中罰者。中典之謂也。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無垢曰。成王由周公克由繹之之說。深得用人之術。思爲天下後世計。乃以其所見。作爲周官。以謂必如是者。乃爲三公。必如是者。乃爲三孤。如是者爲冢宰。如是者爲司徒。以至爲司馬。爲司寇。且總告別告。以爲子孫之守。使子孫高明者。得其心。而常才者得免過。居位者。有此才則無愧。無此才則懷羞。其有補於人主也大矣。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林氏曰。朝廷政教之權輿。政教百官之綱。人君之於天下。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始之不正。終莫克正。昔文王之時。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先後禦侮。奔奏疏附。莫匪正人。棫樸之詩。美其能官。爲成王者。繼文武之不緒。紹祖宗之令猷。持盈守成。神祇安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作人有道。官人有法。雖百僚之間。皆有忠嘉正直之行。不必飭戒而自循。董正而自治。而成王於此。猶云董正者何

哉。蓋既黜殷命。滅淮夷。尚慮朝廷之顯人。左右之百官。蹈其遺風。染其舊惡。不能自正。成王歸于宗周。正當閒暇之時。得不修其政刑而復其治官乎。

史氏曰。致治甚易。求所以致治者不易。安邦非難。求所以保邦者惟難。昔成王承文武之大業。德未著于人。道未孚于下。于是撫萬邦而使之服命。巡侯甸而使之述職。諸侯之不庭者征之。兆民之不安者綏之。六服羣辟。自是奔走服役。而皆知所畏。治可謂已致。邦可謂已安矣。然成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其謀猶汲汲也。歸于宗周。董正治事之官。所以爲子孫憑藉扶持之計。長久遠大之法。何其至哉。

張氏曰。萬邦爲遠矣。故撫之。侯甸爲近矣。故巡之。撫之者所以致其美。而其事略。巡之者所以致其察。而其事詳。四征弗庭。所以誅惡也。而惡者有所畏。綏厥兆民。所以佑善也。而善者有所恬。當周之時。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則天子之德意志慮。得以下達也。此成王之歸于周。所以董正治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張氏曰。圖治者。必在夫未亂。圖安者。必在夫未危。亂而後思治。危而後思安。則無如之何矣。古之人作炳於忽眇緜之際。用智于未奔沈之前者。此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無垢曰。唐虞去上古未遠。民淳事簡。此所以建官百而已。內止責成于百揆四岳。外止責成于州牧侯

伯而內外庶政無不和協天下萬國無不安寧矣夏商民漸澆浮事漸叢大此所以不及唐虞之簡靜而建官有倍于唐虞也建官雖倍亦僅能無危亂而已豈敢復望惟和咸寧之盛乎大抵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衆多惟在得其人而已觀成王此言其亦心地明白而乃能自立名言矣此蓋周公保佑之力而力學克由繹之之效也

東坡曰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爲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不爲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法愈亂官愈多事愈不舉人主知此則智矣　又曰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于其間勢則然也大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堂山節藻棁聖人隨世而用之節文豈得已哉　又曰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林氏曰君子與上下同流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上下之理雖殊交感之情不異今夫三公之官師道則尊傅道則親保則尤親親則幾於褻而不嚴故師尊於傅傅尊於保此三者皆以道爲事而佐王者也

夫陰陽者。天之事。經邦者。人之事。論道而後能經邦。經邦而後能燮理陰陽。非以道佐王。至公無私者。疇克任爾。　又曰。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孰主張是。孰維持是。必有主之者耳。大臣特立而無朋。故曰孤。化待德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此三公之任。特燮理陰陽耳。至三孤之任。言寅亮天地者。惟道足以握造化之權。故先陰陽而調之。惟德足以贊化育之妙。故後天地而奉之。天地之化。不能無愆。我則範圍而罔棄。曲成而不遺。使自生自育。若形若色。舉皆自遂。而無天閼之患者。孰謂非寅亮之功乎。天地之道。本以固存。我則輔相而罔闕。裁成而不虧。使亘古亘今。作晝作夜。流通不窮。而無凝滯之患者。孰謂非寅亮之德乎。此則三孤之官。所以不得不立也。

史氏曰。其任專則其責重。其責重則其選不容輕。甚矣三公之官。不可以輕授也。師所以傳其道。傅所以傅其德。保所以保其躬。各專其職。如鼎足之承。其任不亦專乎。講論道義以正君。經綸邦國以治民。燮理陰陽以事天。苟失一職。則三者不治。其責不亦重乎。責至重矣。若無全材宿德之人。以居其官。其敢虛冒而輕議哉。

呂氏曰。三公之職。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處。便是燮理陰陽處。何故。人主之心。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間。使人主果識本源。于本源處轉移得時。上則日月星辰。無不順其序。下則山川草木。無不得其性。此是三公之職。惟命世間出之材。然後可居。若不能論道經邦。不知天之精微。無緣居得此職。官不必備。惟其人則居之。無其人則缺之。此見三公之職甚重。處不敢說常有其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東坡曰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故冢宰爲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特命無垢曰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則成王命冢宰之說盡見於平之說矣。

林氏曰爲治之道必有其要人君之職在論其官苟得其人則內而百官有以倡率外而四海得以平定其倡率之也則有倫有要作綱作紀而咸得其序其平定之也則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非均而何。

呂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爲主在商則謂之阿衡衡平之謂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者不過欲平天下之所不平者耳使四海之內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士農工商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其宜是冢宰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不是要作聰明別有職分均是易簡道理天下本無事須是識得易簡道理方盡冢宰之職。

司徒掌邦教撫五典擾兆民。

林氏曰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典雖天敍非人安能惇之禮雖天秩非人安能庸之今也司徒之任掌其邦教使其父子有親兄弟有順朋友有信夫婦有別長幼有序舉皆擾之使懽忻和睦之心油然而生乖爭陵犯之變無自而作則知司徒之官安可後邪。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無垢曰。禮者理也。神人皆自有理。吾因神人之理。使之各安其分。非曰治乎。昔九黎亂德。神人雜揉。不可方物。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此治之之實也。上下言和者。和之者亦禮也。上下尊卑。各自有理。吾因其理而調和之。使情意交通者和也。

林氏曰。神人雜揉。上下紊亂。此害教之大者也。苟能因其禮而爲之節文。循自然之序。辨事類之情。天地自天地。陰陽自陰陽。不相瀆亂。成正經常。則其理胡可廢。尊卑自尊卑。長幼自長幼。而順其常理。正其人倫。則其道不可沒。非宗伯疇能治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無垢曰。夫周官之法。居則爲六鄉之民。出則爲六軍之師。司馬實掌國之戎馬之職。六師之所繫焉者也。其職曰。馮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平邦國之義可見矣。

林氏曰。強凌弱。衆暴寡。苟非平之。則乖亂而難治。參差而不齊。此禍亂之階也。欲治其平。非興師以理之。則安能效順。此司馬之任。不可闕也。夫司馬六軍之長。使之統治六師而已。如在秋官之職。負固不服則誅之。賊賢害能則誅之。苟或興師動衆。以窮兵玩武。非弔民伐罪。惟逞意肆欲。則非建官之意也。惟在乎之。則邦國無有不治矣。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林氏曰治於已然而未若見於未然刑於已至而未若戢於未至夫先王之立刑法於天下惟恐天下之人入于其中而不能自出故明示利害之端使之心知而誠服曰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如是之惡必罹如是之辟俾之知所畏懼而無自陷於機穽也故司寇之職特掌邦禁而已及其罪大而不可掩惡積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加之刑則聖人建官之意可謂忠厚矣奸慝者所以爲暴亂故詰之暴亂者姦慝之加於人故刑之

張氏曰完而支之者寇也人物之養趨完而已彼完而我支之是以有刑此刑官所以謂之司寇姦慝者暴亂之未施暴亂者姦慝之已著于姦慝言詰于暴亂言刑刑之所施將以除暴亂故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無垢曰上有德化待君子又有兵刑俟小人則四民皆安其居而相地利以種藝爲長久之業矣使綱紀紊亂小人無所懼君子無所怙民欲安其居得乎六官之職其不可闕一如此上法於天地四時此蓋民彝天理之不可易也

林氏曰先六典之職各言其事至此無復有事矣但使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後因地之利而定其居焉宮室城郭之制川塗溝洫之施故司空之職當察地利而修之以時是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無垢曰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絕則天下亂矣故自其所得創爲此一大典立三公六卿之官分三公六卿之職使子孫見有此德此才者乃使居此位而使居此位者知吾所職在此不如此則爲曠職爲無窮之羞其用意亦以勤矣　又曰六卿得其人九牧效其職則民自然皆得其所矣蓋治教政刑禮事中無一事意不在民者蓋聖人本心止爲民設爾是知古先聖王其愛敬民乃至如此後世乃借官職之勢以淩虐下民漫無忌憚其獲天也甚矣

林氏曰先王建官必使小大相維內外相聯如尾之應首臂之運指然後政無不舉治無不成也　又曰夫天地之道非運六子不能成歲聖人之治非任六卿則不能舉治政使天地切切自爲而不付以六子吾知天地亦天地耳求其成功無有也使聖人規規自營而不建以六卿吾知聖人亦聖人耳求其舉治者無有也夫然後以倡九牧以阜兆民此其效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林氏曰虞舜之時一年東方諸侯來朝則赴嵓祭之禮二年西方諸侯來朝則赴祠祭之禮三年南方諸侯來朝則赴烝祭之禮四年北方諸侯來朝則赴嘗祭之禮至成周則異於是每歲則一服人見故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更十二年五服兩朝王然後巡狩于春則東于夏則南于秋則西于冬則北故諸侯各朝于方岳王者于是觀四方之風俗察政刑之醇疵考其行能審其治績修制度而增損之使有便于時而無負于民也當是之時十二歲一出而不患其疏者蓋有大行人小行人撢人之類絡

繹于道路。審究其利病。王不必躬行。而周知天下之故。殆如目之所睹。無可逃者。是使內外之服。遠近之民。莫不向風也。

胡氏曰。諸侯朝雖不可弛。然責之煩。則下有不勝之勞。期之數。則人有咨怨之心。何則。由侯而至于甸。由甸而至于采衞。道途之遼遠。山川之險阻。其造于王非旦暮而可及。責之煩。期之數。則席不暇煖者有之。肩不及息者有之。尙何撫邦境。宣德惠之有哉。五朝一朝。必以六歲爲節焉。

聶次山曰。茅土之封。星列非一人。邦國之建。鱗比非一所。德教有行有不行。法則有修與不修。度量或不同。歛瑞節或不達。歛人主不下几席。雖殫一己聰明。烏能周知偏察哉。必因巡狩以明其黜陟焉。黜之者。所以罰惡也。先王之義也。陟之者。所以賞善也。先王之仁也。先王之馭諸侯。仁義而已。仁義一行。則威愛兩得。此所以能使之敵王慤而蕃王室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垢曰。夫公則無私。私必不公。公與私常相爲勝負。公勝則私滅。私勝則公亦亡矣。嗚呼。私心勝而公道亡。此亂亡之基也。安可不謹乎。欲滅此私心。以何道哉。公而已矣。公何自而識之哉。惟學古先聖王之道可也。古先聖王之道非一己之私心也。乃天下之公心也。又曰。曲學偏見。妄以私心窺測聖人。以謂道在于我。乃以其私心發于利口。別立新法。盡廢故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其害天下國家。

而穿鑿聖心。破碎大道。有不可勝誅者。按而行之。國家典常。盡皆廢墜。苟簡自恣之風成。而循理奉法之心亡。亂厥官矣。罪莫大焉。有官君子。所宜深戒也。公孫彊之亡曹。王莽之篡漢。皆如是而已矣。

林氏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左局右局。各司其局。無以小加大。無以彼亂此。成事各率其屬。敬之而不敢慢。循之而不敢違。此欽乃攸司之意也。又曰。天下有同然之是非。斯民有同然之好惡。得其所同然。還以導之。雖不強之使從。驅之使服。而民將心悅而誠服。罔有不懷矣。蓋徇私欲者。不足以得民。立私黨者。不足以得民。私欲一勝。則窮奢極侈。適所以撥民。私黨一奮。則分守不明。適所以亂民也。惟在大公之道。曉然示之。則其心有不可解者。其允懷豈不信哉。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無垢曰。暗則疑。疑則好爲異論。故敗謀。無志則怠忽。怠忽則常失幾會。故荒政。有官君子。而使濁暗無志之流居其間。其敗謀荒政也必矣。此非徒有官君子所當自勉。亦人君所宜謹擇也。

張氏曰。天下之事。是非可否之相攻。相勝。雖智者處之。不能無疑。疑而蓄之。則其惑愈甚。而終莫之解。此謀之所以敗也。古之聖人。其有疑。明必謀之卿士。庶人。幽必謀之鬼神。卜筮。然後可以建功立事。又況夫有官君子。其可不知此哉。又曰。不學牆面者。言其蔽而無所見也。莅事惟煩者。言其勞而不知要也。古之人。必學然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

戒而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溫公曰傳曰決者智之君疑者事之蟊蔽近習之知則疏遠有所不能入受先入之說則忠者有所不能盡所養未厚所資未深則辨是非不早計利害不熟決意有爲而悔吝乘之矣能無疑乎要之問學以窮理慮一以迪心考之以古今之成敗驗之以事物之情僞參而伍之觸類而長之則天下之理迎刃而解矣　又曰昭帝斷于任霍光則能破燕上官之詐憲宗斷于任裴度則能成平蔡之功如其膠于紛紜之說則喪其資斧尙能成大功乎元帝牽制文藝非不善也然優游不斷而業爲之衰又況執狐疑之心以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以開羣枉之門者乎

林氏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大夫卿士職業異于大夫故別爲之戒不自立者無以與天下之務不自勉者無以成天下之功游豫不正者安能定事苟簡自棄者自貽其咎

張氏曰所以濟者謂之功所以成功者謂之業功以志崇若夫柔懦而無志則功無自而崇業以勤廣若夫怠惰而不勤則業無自而廣矣知所以崇功廣業又在夫及時若夫猶豫失時不能無後患也且天下之事嘗成于敢爲廢于莫之爲則將欲建功業者故不可不果斷惟果斷足以有行然後可以無後患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無垢曰治驕當以恭治侈當以儉出恭儉當以德不學之人位高則驕祿厚則侈知驕侈不可爲則僞爲恭儉以沽衆譽其病如此則以不學故也不學則不能格物不能格物則不能知至不能知至則不

能誠意意不誠則是恭儉乃所以行其僞耳　又曰作德者以誠爲恭儉也雖闇室屋漏之中常若在青天白日之下雖居牀第衽席之上常若在大賓大客之前其心如此則仰無愧俯不怍所以常安逸也自至誠中行日見聖人之心日履聖賢之行日休之說豈曰不然若夫作僞之人其恭儉非眞也以僞而爲之耳其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其心如此不亦勞乎彼將防於東而又敗於西成於明而又敗於闇取笑天下貽羞家門日拙之說豈曰不然夫卿士病在驕侈而僞在恭儉成王既指其病而障其僞前挽後推其必知所歸矣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無垢曰位至卿士則亦寵矣見其寵而忘其危則身辱家破可不畏哉不見其寵而思其危處則謙謙之恭如集于木惴惴之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視爵位無非可畏者其敢恃寵而驕侈哉儻惟不畏禍不旋踵矣霍光梁冀滅門破族聖人豈欺人哉　又曰作德之人好賢樂善作僞之人妬賢嫉能好賢故見賢者則推譽之樂善故見能者則遜讓之推遜之風既成于上則雍穆之風自就于下庶官乃和卿士推賢讓能之力也夫使作僞之人爲卿士不特妬賢嫉能使乖爭淩奪習爲風俗也而便文自安嫁禍自利人人如此政其有不亂乎厖亂也　又曰天下事未有不自己出者衆六官之屬而屬皆能其官是惟我能其官也使舉六官一有不得其人是惟我不勝其任也其敢責

諸人乎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斯之謂歟

張氏曰賢有德者也推而上之則在位者得以其德顯能有才者也讓而先之則在職者得以其才達大臣能推賢讓能則庶官莫不化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無垢曰安民者人主之職助君以安民者三事以至大夫之職使四海之內有一夫不獲其所豈特人主之病哉亦三事以至大夫輔助之不至也夫三公論道三孤洪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爲何事哉爲民而已矣一民不安則是四海之內有厭苦其政者爲政而使人厭苦是人主之罪也爲臣子而使人主爲民所厭苦是三事以至大夫輔助之罪也斁之爲言厭苦也

臨川曰自下助上謂之佐自上助下謂之佑今此申飭羣臣而曰佑乃辟者蓋屈己尊賢畏衆之辭天之所以立君而君所以設官分職者皆以安民而已民安則天下樂推而不厭

林氏曰人主之職在于一相一相之職在于正百官始戒以有官君子中戒以卿士及其終也又言三公及于大夫丁寧反復不啻若慈父之訓子弟寬而柔順而和焉其曰欽爾有官治于爾政當輔我一人永安下民將使萬物樂而無厭永永無窮也

尚書精義卷四十五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無垢曰。夫遠夷以善心來。則人主當賞玩其心。使其於尊親之義。知所涵泳。此亦長善之一端也。賞玩其心。當見其實。幣帛所以實之也。恐遠夷不足以知此意。此成王所以俾榮伯作命也。敷述此意。非有道德。深究聖人用意處者。不足以發揚之。在廷之臣亦衆矣。而俾榮伯。則榮伯之爲人可知也。

東坡曰。東夷、淮夷也。在周爲東。肅愼、東北遠夷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無垢曰。營洛之時。大會四方諸侯。而復子明辟。以正君臣之義。此古今臣子之大法也。夫七年之攝政。制禮作樂。朝天下諸侯於明堂。以此太平天下。一旦兩手付與成王。退而就臣子之列。大會諸侯于洛。時爲此盛舉。周公平生大節。無出於此。故葬成周。此周公之意。以謂吾死亦不忘大節也。其爲天下萬世臣子之計。亦已大矣。　又曰。自周公至告周公作亳姑。皆孔子序作書本意也。然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乃葬于畢。周公有死於大節之意。成王有尊師重道之意。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其盛矣哉。然而周公雖不獲葬成周。不得盡見其死於大節之意。孔子乃爲序書。明言其故。使天下後世。炯炯見周公之心焉。是不葬猶葬也。使無孔子。誰與發明此大義哉。

東坡曰畢有文武慕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毫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幷告已還歟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孔子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止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

無垢曰其曰分正則使分其善惡而正其是非善者當世以爲是而慕之惡者當世以爲非而恥之畢公旌別淑慝表厥宅里蓋發端於此　又曰鄭元以君陳爲周公子也余考一篇中略無此意然而以繼周公必當世大賢者何必周公子哉抑又有可歎者舜命九官一編已足而成王命君陳近數百言帝王煩簡可概見矣世之浮漓亦可概見矣吁可歎也

陳氏曰鄭元以君陳爲周公子或曰不然成王先命君陳而後命畢公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世之老臣哉然則君之命臣以先後爲老壯固未必然至於以爲周公之子其不然必矣周公命康叔曰乃不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成王命蔡仲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父子之苗裔見於告誡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王室今命其子以繼父事獨無懿親之語但曰昔周公師保萬民又曰爾式時周公之猷訓又曰爾弘周公丕訓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君之命辭雖曰告戒亦兼以寵其存沒成王命徵子且曰殷王元子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安有命周公之子而不以父子之辭寵之哉

張氏曰。成周之東郊。近於妹邦。周公嘗遷頑民於此而觀治。其既沒也。命君陳而繼焉。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無垢曰。夫尹東郊頑民。非細事也。必須遴選其人。今東郊之民。治之不可以急。又不可以緩。惟性溫安。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乃可以治。君陳令德孝恭。想見其爲人矣。夫孝恭之人。居則其貌温良。行則政事和粹。以此等人。厠頑民之上。其不心醉而意消者幾希。然而有孝恭而不能用。以此自律則可。以此濟物。則暗於機務。失於大體。其不招侮而召辱者寡矣。君陳乃能用孝。以友于兄弟。又能用孝。而施于有政。則其紬繹事機。調燮乖戾。胸中自有造化矣。以此治頑民。必有可觀者。又曰。孝恭之人。日在敬中往來。今成王又戒之以敬者。何也。嗚呼。人之難保也甚矣。惟聖罔念作狂。聖而罔念。猶作狂夫。況未至於聖者。可不戒乎。舜自匹夫而爲天子。其道著聞。亦已舊矣。年餘九十。而益方戒之以罔淫於逸。罔遊於樂。聖其可罔念乎。

林氏曰。或謂孔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百行之始。莫大於孝。在家則友于兄弟。在邦則克施有政。孝之施於政也。愛敬而已。蓋王者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可以加乎四海矣。然則施之有政者。其治又豈難哉。當周公既沒之後。命君陳分正之初。其所以命之無他語。而惟及於孝友令德者。何哉。當使君陳念茲在茲。無替前人之遺訓。無墜大臣之美

化。使其終始惟一。前後協同。收其治功。繼其成烈。卒至於永永無窮。斯可矣。宜乎成王命之之辭。丁寧勑戒以敬哉之語。有旨哉。

呂氏曰。師保東郊。周家之重任。周公既沒。成王選揀分正東郊之人。當時如太公、畢公、厚德重望。布在朝廷者。不爲不賢。然成王所以選君陳之意。有兩句。一說周公在成周。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所謂紀綱法度。一切備具了。若使一箇才智人去。便作聰明亂舊章。所以選一箇孝弟純謹人。庶不忍變周公之法度。一說當時商民染紂之惡。所謂天其與我民彝大泯亂。如子弗服厥父事。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父子兄弟乖爭淩犯。至於如此。今欲治之。惟有孝弟之人。去儀刑他。感動自化。此成王所以獨命君陳。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無垢曰。周公聖人。其訓有難以常情測知者。蓋聖人見識甚高。所施爲迥出於常情之外。有事若疏而實密者。有計若迂而實切者。有防禍於千百年之後者。有止亂於朝夕之間者。其歸蓋在於乂民。使民安泰而已。君陳以賢繼聖。想於其遺訓。有不能盡知者。然君陳不欲乂民。則無可言者。儻欲乂民。其於周公之訓。其可不勉強學問。以昭明之乎。惟周公之訓。迥出常情。此所以必待勉強學問。乃能一窺其事之萬一也。

林氏曰。化及當時之人易。化及後世之人難。化止于目前者猶未至。民懷于永久者爲甚至。昔召公之

于南國。美化興行。人思其德。甘棠至於勿翦勿伐。既沒之後。人懷不已。究其所以然者。不過聽訟一事耳。又況周公以嚴教之。而民不謹其德者。未之有也。今君陳紹有令緒。恃底盈成。無可爲者。但嗣守大訓。無敢昏逾。斯可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無垢曰。周公猷訓。自明德中來。吾能因其言而求其心。因其心而隱吾心。則吾之明德見矣。然而先後獲仁者所爲。先事後得。崇德所尚。則法猷訓以求明德所在。不可以易心求之也。當惟日孜孜。以精其念慮。無敢逸豫。以收其放心。功深力到。明德見矣。明德既見。尹正東郊。沛乎其有餘矣。

陳氏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故禮教刑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以是爲明德馨香之說。嗚呼。小人不忌刑。則或有之矣。其果不畏辱乎。榮辱者。教化之大權也。明德在上。則小人畏辱而爲君子。安有形情之分邪。有形無情。木偶人耳。何化之有。分形情而言教化。是不知教化而強言之也。

史氏曰。不欺于天地。有以見大臣愛慎之心。不易其典常。有以見人君責望之意。夫以周公之聖。而臨商民之頑。甚易事耳。然周公以事天地之心而爲待頑民之心。故其治馨香四達。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其求于德。而不求于物。蓋有素也。周公嘗行是道。成王嘗聞是訓。今能用其道訓。思之而不忘。行之而

不倦則成王之治有不足慮矣。

張氏曰善者陽之類其發爲馨香惡者陰之類其發爲臭穢馨香者人之所好臭穢者人之所惡至治之世其馨香之遠聞故可以感於神明神明爲難感君非有馨香不足以感之雖然至治之有馨香者非黍稷之馨乃明德之馨而已謂之馨香者其香之遠聞者也三苗之德發聞惟腥商紂之惡穢德彰聞以此觀之則惟至治爲馨香而馨香出於明德可知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林氏曰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思欲見之既見聖未必能由聖之所行今君陳親見周公故勉之以化又曰柔而不能立者下民之無知動而有所化者人君之至術惟其舍仁厚之性惟上命是從則動而化之豈可後哉夫然上之化下下之從上莫不披靡而向風遷善而不知其可不戒哉　又曰政之當否必繫國之安危國之安危在審勢之是非是以出入之際當以衆智度之而庶言既同則又當擇其可否當於理則行之不牽當世之浮言不屈衆人之異論窮其本緒詰其涯涘而不蔽於一曲矣。

東坡曰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辨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眞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紬繹絲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逐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太甲之所謂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林氏曰。善則稱君。惡則稱己者。臣下之美事。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者。臣下之當然。夫人臣之愛君者。豈特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蓋世之能以爲己分。必有謀焉。則義而決之。必有猷焉。則擬而圖之。入告其君。使稱其德意。非我之所能如此。此我后之德也。於是嗟呼而告之曰。臣人苟能順此。所以爲良顯之道也。今以易考之。坤之一卦。人臣之義也。其辭有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言陰非無美。而不可見美以先陽。臣雖有美。不可專美以先君。故含章以從事。代上以從事。不敢尸其功。豈不以地道之於天。順從之而已。觀易之辭。與書之旨。相爲表裏。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無垢曰。凡人之情。以其難化。則必作威以懼之。刻削以苦之。作威、非崇高之勢則不行。刻削、非三尺之法則不效。今君陳爲東郊之長。勢亦高矣。一邑號令。載在令甲。亦具矣。儻不惟聖王之心。以其難化也。乃依勢以威之。倚法以削之。有何不可。第可以革其面。而不可以服其心。平居無事。包藏禍心。不見其迹。一旦有急。則疾視其上而爲叛爲亂。以報復其上矣。聖王之道。務有以慰人心者。以天下之理。當如是也。又曰。夫寬則優游而不迫。有制則民防範而不溢。寬以慰之。有制以節之。從容此道以和之。使民愛慕感激。涵泳鼓舞。依依乎繩約之中。而無強很傲誕乖爭淩犯之心者。此正和民之道也。周公丕

訓正在于此。

張氏曰勢者、上之所以臨下也。依勢作威、則失于不仁。法者、君之所以治民也。倚法以削、則失于不義。依勢作威、則用乂以警民之身者也。倚法以削、則用乂以斂民之財者也。用乂警斂、商之所以亡者在此。君陳不可不戒之也。居上之道、雖貴乎常在於同、故欲其以和。寬而有制、則剛柔足以相濟矣。從容以和、則可否足以相濟矣。惟其剛柔可否、足以相濟、此德所以無一偏之失也。

呂氏曰所謂勢乃分正東郊之勢、本不是君陳之勢。所謂法乃周家之法、本不是君陳之法。君陳須至公無一毫私意、不可依公家勢、作自家威力、使公家法、去侵削人。纔倚法便是私心、此便非代天理物。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無垢曰法者、天下之大中、與天下共守之者也。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殺盜環驚馬者、而張釋之不從。此人主不得私宥人、當以法爲中也。漢光武欲赦公主家奴、而董宣不從。此人主不得私宥人、當以法爲中也。與天下共守此中、則殺之者不以爲怨、宥之者不以爲德。君子有所怙、小人有所懼。處事之當、無出于此。

林氏曰中之爲道、無施不可。苟恃勢以愛人、則失其中。倚法以斂民、則失其中。惟寬失於縱、故欲其有制。從容者失於同、故欲其和。蓋臨人之道、當審乎此。刻覈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奢侈太至、則非理之情報之。誅求無厭、則亂之由階。聚斂太重、則下之不足。惟能寬得其法、則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施爲措

注皆得其平。孰謂非中可乎。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張氏曰。政以正之而有所不順。訓以導之而有所不變。則是其頑不可率矣。於是可以致辟焉。然則聖人不得已而後用刑。則刑者。期于無刑而已。故曰辟以止辟。乃辟。

無垢曰。羊有敗羣。羊之所以不育。禾有稂莠。禾之所以不蕃。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之人。所以倡頑民爲亂者也。其可不刑乎。端本清源。正在於此。此三等輩。所以雖未見於大惡。而微有是心者。皆刑之人而勿宥也。辟以止辟。正謂此爾。

呂氏曰。若頑民有不順爾政。不化爾訓。爾要刑治他。也須子細。苟刑一箇人。止得後來不犯法。如此方刑。若刑一箇人。未可止絕後來犯法。則不可刑。何故。在商民固染周公之化。然舊染汙俗。一一治他不得。須去要領上治。刑一人千萬人懼。如一一治他。則刑濫矣。雖是如此。若有怙終不悛之人。雖三犯細罪。也不可赦。何故。此是倡亂之人。與尋常犯罪者不同。如尋常犯罪者。是舊染汙俗。此不可罪。若倡亂之人。雖三細也不赦。如治之。乃得其要領上治。刑便自簡。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無垢曰。人各有所長。故稗謖謀于野則獲。謀于國則否。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豈可求備乎哉。隨其所長而器使之。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則山川丘陵草木裕如也。而況人乎。成王使

君陳涵養優容之意。可于言辭間得之矣。又曰。嗚呼成王之待頑民。何其仁厚如此也。一篇之中。皆以仁厚爲宗。如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曰辟以止辟。乃辟今又曰。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仁厚之心。間見層出。聖王之道。概可知矣。又曰。白起不能忍。殺四十萬人。項羽不能忍。殺二十萬人。徒使人怨恨刻骨耳。安能有濟乎。見略犯者。若不可寬容。曹操不容殺孔融。黃祖不容殺禰衡。徒使天下解體。深忿其狹隘耳。德果爲大乎。

東坡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其餘皆當寬之。曰必有忍乃其有濟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曰。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則有之矣。未有殘忍勸人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所言。誣經以助發之。予不可以不論。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林氏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今當成王之時。周公恐商頑民遷于洛。邑密邇其訓。則昔之心不可變者。今則善惡半矣。在乎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正賴君陳之力。此成王之於公正之際。不可不申言也。今簡其修德之人。使其不修者。得以勸進其良善之人。使其不良者。得以率。此正舜湯之遺意。

喪氏曰。修見於所爲者也。良出於所性者也。見於所爲者。有修有不修。簡其修者。則不修者知所勸。出於所性者。有良有不良。進其良者。則不良者知所勵。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無垢曰。所以使君陳無忿疾。無求備。且容且忍。而簡其修潔。進其善良者。則以成王眞有所見也。所見維何。顧民其生本厚。其所以澆薄至此者。非其本性也。因紂之惡。疾遷染耳。如此豈能忿疾。豈敢求備。所以能忍。所以能容也。又曰。孟子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君陳將欲變商之舊習汙俗。不必諄諄下號令也。莫若謹其所好耳。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所好如此。故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紂爲天下逋逃主。所好如此。故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豈非明甚。然我謹其所好。而民未化焉。是吾好之猶未盡也。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知言哉。

林氏曰。孟子曰。人性善。成湯曰。惟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觀此則知民之生厚。尙矣。然多至於窮人欲。滅天理。梏喪其良心。戕賊其正性。蓋由因物而遷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則知民之從行不從令久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則知上之好。爲民之表。不可不謹也。斯民不俟教誥。視儀而動。不令而行。其不然乎。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無垢曰。爾敬典。則殷民父子兄弟之恩深。爾在德。則殷民父子之性著。恩深則交相親愛。性著則自然和樂。向來乖爭陵犯之風。一變而爲親愛和樂之俗。向來遺殷頑民。今與周民。偕升於大道。其盛矣哉。

又曰。治國如治病。治病而不知病之所因。則病無自安。治國而不知國之病處。則國無自治。殷民之病。病在風俗之薄。救民俗之薄。在我躬行而已。是躬行者。乃樂風俗之本也。躬行者。敬典在德也。敬典則五常明。在德則五常行。

張氏曰。典在外者也。欽之而不敢慢。德在我者也。在之而不敢廢。上能欽典。則民化之。而不至于敗常。上能在德。則民化之。而不至于亂俗。民不敗常亂俗。則無或狃于姦宄也。時乃罔不變者。言其變惡而從善也。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無垢曰。人君不言福。以風俗敦厚爲福。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人君之多福也。今商俗不變。商民偕升於大道。人心忠厚。風俗醇樸。人君親享此時。豈非膺受多福乎。又曰。風俗醇厚。豈特爲成王福哉。君陳美名。亦不泯沒於後世矣。而其曰。終有辭于永世者。以見聖王期于人者甚遠也。昔子產爲政一年。而民欲殺之。三年而有誰其嗣之之歌。向使子產求名于旦暮。則鄭國何時可理乎。惟賢者不求名於朝夕。而自期者甚遠。聖王亦不責人於朝夕。而期人者亦甚遠。此所以賢者終享美名。而聖王亦終

享其成功也。其曰。終有辭于永世。則成王之所存者。盛矣哉。